

赵丹的意外来访

1980年初,父亲陈白尘赴沪修改剧本《大风歌》。一天,赵丹叔叔突然来访,他开门见山地说:“明年是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,白尘,咱们再继续拍1960年没有完成的那部《鲁迅传》吧!”

电影《鲁迅传》的创作是父亲最大的心病。1960年初春,张骏祥代表上海电影局飞抵北京,向他传达这一任务:为纪念即鲁迅先生八十诞辰,上海市委决定拍一部传记故事片,剧本的执笔由你来完成。

父亲仓促地接下了这一任务,但他忽略了当时的政治气候。这期间,《鲁迅传》六易其稿,但因种种原因,《鲁迅传》的拍摄还是流产了。

当年的剧组还能恢复吗?除了赵丹的鲁迅外,蓝马的李大钊、于蓝的许广平、于是之的范爱农、石羽的胡适、谢添的农民阿有……都是当时最高标准的人选;当年的导演——被“四人帮”斗得几乎丧命的陈鲤庭,对此又如何设想?

二次来访订下“君子协定”

1980年的3月2日,赵丹叔叔带着他的期待和热望,第二次来访。对于自己的这位老友,父亲是深深敬佩的。他自

陈白尘与赵丹未完成的愿望

·陈虹·



赵丹扮演的鲁迅和于蓝扮演的许广平



《鲁迅传》摄制组在绍兴,从左至右分别为:谢添、杜宣、叶以群、于是之、于蓝、周扬、赵丹、陈鲤庭、陈白尘、石羽、蓝马

己曾说过这样的话:“一个作家到了不能执笔的地步,比死还要痛苦!”而赵丹叔叔也同样说过这样的话:“一个演员不能演戏,跟死掉又有什么两样!”

赵丹叔叔盼望演鲁迅,盼了整整二十年。为了塑造好银幕上的鲁迅形象,他将胡子蓄了起来,将头发留了起来,将长衫穿了起来,将自己的一举一动化入当年鲁迅的神采之中。创作组刚成立时,作为编剧的父亲曾为鲁迅的扮演者提出过意见:“金山最合适。”他认为金山演技沉稳内在,符合鲁迅的性格;赵丹叔叔比较外向花哨,有一定的距离。这个意见不知怎么传到了赵丹叔叔的耳朵里,他倔强地以自己揣摩出来的不仅形似而且神更似的形象,堵住了

父亲的嘴。赵丹叔叔喃喃自语道:“文化大革命结束已经三年了,可我还拍过一部片子,又怎么能够证明我还活着呢?”“我多么希望能在摄影机前拍完最后一个镜头,然后欣慰地与世长辞……”父亲的心猛地一跳,这难道不是同自己“将来一定要死在写字台前”的愿望相一致么?

于是,在东湖饭店那间并不宽敞的客房内,两位同样将艺术视为生命的朋友努力设想着一个又一个的方案。

“要纪念鲁迅先生,是拍摄他的传记片好呢,还是拍摄他的代表作《阿Q正传》更有意义?”父亲突然萌生出一个新想法:“新中国成立31年了,作为世人骄傲的这部名著却始终没有搬上银幕,这难道不是中国

电影界的耻辱么?”“来演阿Q吧,你应该是当今最合适的人选!”

赵丹叔叔一跃而起:“好,我演!那么,你改编么?”

“只要你愿意演,我一定亲自为你改编!”

二人击掌为盟,兴奋地拥抱着。

永远的遗憾

赵丹叔叔走后,父亲当即给上影厂的领导徐桑楚和石方禹打电话,约他们3月4日见面。于是,就在与赵丹叔叔“击掌为盟”后的第三天,上影厂接受了父亲的想法,准备将《阿Q正传》列入他们的拍摄计划。

但因为种种原因,直到暑假开始的7月20日,父亲才得暇进入创作。为求得安静,他住进了南京中山陵招待所,夜以

继日地苦战。短短20天时间,即于8月10日完成了初稿,9月初上海电影制片厂为之打印完毕。

父亲说,改编《阿Q正传》是为了兑现对自己老友的一个承诺,也是为了给鲁迅先生一百周年诞辰献上一份薄礼。他的快乐,从每个字迹上,每页稿纸上,都清晰地透露了出来。

然而,又哪里能想到,春节期间还是活蹦乱跳的赵丹叔叔,这时却因胰腺癌晚期已濒于弥留之际了。收到电报后,父亲仰天长啸:“阿丹啊阿丹,你就不能再等一等吗?”

10月10日那天,赵丹叔叔带着说不尽的遗憾走了。父亲找来一个大信封,将打印好的《阿Q正传》剧本寄到北京他的灵前。

赵丹叔叔去世以后,父亲对谁来演阿Q再也不关心了。一次谢添叔叔深夜来访,坐了许多久仍无告辞之意。我们在一旁都已猜测出了他的目的——他想演阿Q啊!但父亲就是不把话题往那上面引。是谢添不能胜任么?完全不是。只是在父亲心中,阿Q就是赵丹,赵丹就是阿Q,他不可能再接受别的选择了。赵丹叔叔的故去成了他心中滴血的伤口,他不愿再去触动它。(摘自4月15日《新华日报》)

丁肇中的八次寻根之旅

·顾迈男·

在山东省日照市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的西岸,城市中央核心区,占地160亩、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,展陈面积1.2万平方米的日照市科技馆,可以说是著名物理学家、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丁肇中八次寻根的丰硕成果。

1936年1月27日,丁肇中在美国密歇根的安娜堡诞生。在这之前,他的父母丁观海、王隽英访问美国并在密歇根大学结婚。在他们访问美国时,丁肇中出世了。

几个月后,幼小的丁肇中回到中国。当时中国抗日战争爆发,他跟随父母到处逃难,以后去了台湾。1956年,他带着100美元去了美国,在美国密歇根大学,他刻苦攻读,获得博士学位后,于1976年因发现J粒子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。在颁奖典礼上,他坚持用中文然后用英文发表了演说,希望在发展中的青年们注重实验工作。

1985年6月28日,丁肇中同夫人苏珊博士回到阔别47年的故乡山东日照寻根祭祖,并接受了市政府请他担任日照海洋渔业学校名誉校长的职务。这次



丁肇中参观日照港

回到日照。他参加了日照科技馆的开工奠基仪式,颁发了“丁肇中奖学金”。

2018年7月12日和10月1日,他又来到日照,参加了日照科技馆展出陈列方案的评审会和主体竣工仪式,在这期间,又回到祖居并拜谒祖坟。

日照科技馆以“探索、发现、实验、求真”为理念,收藏并展示了丁肇中及有关科学家的科学文献、研究成果,展厅布局以丁肇中的六个著名实验为主要内容,大部分按1:1尺寸复原。

科技馆建筑由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国建筑设计院副院长、总建筑师崔愷领衔设计,在造型上体现了丁肇中探索宇宙起源的阿尔法磁谱仪(AMS)概念,是目前全国面积最大的双曲面木纹清水混凝土单体建筑,馆内AMS展厅同时具备天象厅的功能,也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地平式数字球幕影院,这个科技馆除具有科普教育功能外,还具有收藏、研究、文博和学术交流的功能,是国内独树一帜的科学博物馆。(摘自4月22日《新华每日电讯》)

回故乡,他参观了煤货码头、自己的故居并祭祖。

2002年,他再次回到故乡。祭扫祖坟以后,他说:“真应该带儿子回来,让他看看,让他知道他的根在这里。”

2005年6月17日,返乡后,丁肇中同妻子和儿子,先后到日照东港区涛雒镇祖居逗留,并出席了祖居科技馆的揭牌仪式,在祖居“种德堂”和科技馆参观,拜谒祖墓时,他对儿子丁明童说:“Your root is here.(你的根在这儿。)”

2012年7月14日,丁肇中带领全家再次回到涛雒镇的祖居。他进入儿时的书房,坐在木凳子上,感受古老的民族文化。

2014年10月9日,他再次回到日照。参加了科技馆的设计方案讨论会,带儿子丁明童回乡省亲,并与儿子在“丁肇中祖居”的路牌下留影。

2017年7月21日,丁肇

祖父邵飘萍的绝笔

·邵澄·

96年前的4月22日,《京报》刊出檄文《飘萍启示》,这是祖父邵飘萍(见图)的绝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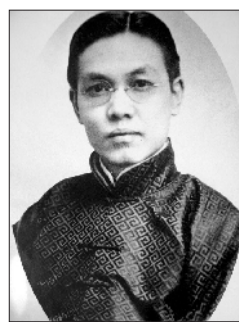
位于北京西城区魏染胡同的京报馆旧址及邵飘萍故居,是邵家五代人曾工作生活了近百年的地方。1924年冬到1926年春这不到两年的时间里,是祖父职业生涯中最为艰难的一段时期,他以极大的智慧应对复杂且多变的时局,从支持冯玉祥发动“北京政变”到力助郭松龄倒戈反张,再到积极声援“五卅”惨案和“三一八”惨案而引发爱国主义运动,他全然将生死置之度外,以笔为刃,与帝国主义、反动军阀进行着殊死搏斗。

“三一八”惨案后,北京的反帝爱国主义运动遭到残酷镇压,祖父再次被反动当局列入黑名单。国民军撤出北京前,冯部鹿钟麟将军曾多次劝说祖父随军撤离北京城,但祖父选择坚守在《京报》这块舆论阵地上。

1926年4月,张作霖与吴佩孚和好,又拉晋军阎锡山入伙,借口讨伐郭松龄残部,三面夹击冯玉祥的国民军。

4月12日,联军飞机轰炸北京城,坚守《京报》的祖父发布消息《联军飞机炸弹全城市民恐怖》,揭露联军轰炸造成平民死伤和多处建筑物被毁的罪行。

4月15日,冯部国民军被迫宣布撤出北京城。16日,《京报》发布《国



民军昨晚实行总撤退》的消息,并刊发飘萍署名文章《欢送国民军》。

4月18日,联军进入北京,即布告“凡宣传共产、鼓吹赤化,不分首从,一律处以死刑”,派出军警大肆搜捕进步人士。

4月22日,《京报》刊出《飘萍启示》,如下:

鄙人至现在为止,尚无党籍(将来不可预定),既非国民党,更非共产党。各方师友,知之甚悉,无待声明。时至今日,凡有怨仇,动辄以赤化布党诬陷,认为报复之唯一时机,甚至有捏造团体名义,邮寄传单,对鄙人横加攻击者,究竟此类机关何在?主持何人?会员几许?恐彼等自思,亦将哑然失笑也。但鄙人自省,实有罪焉,今亦不妨布之于社会。鄙人之罪:一不该反对段祺瑞及其党羽之恋浅无耻;二不该主张法律,追究段、贾等惨杀多数良民(被屠杀者大多数为无辜学生,段命令已自承认);三不该希望取消不平等条约……

此文以自嘲及辛辣的文笔,列举自身“五不该”,以此反唇相讥反动当局等黑恶势力的劣迹和造谣中伤。不曾料想,这篇檄文竟成为祖父的绝笔。

4月24日,祖父被《大陆报》社长张翰举诬出,回报馆处理报务,在返回东交民巷时被捕。被秘密枪杀于北京天桥。时年不足40岁。

(摘自4月22日《北京日报》)